

李薰陶 陈辰工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鴛鴦盒

47.4
2



鸳鸯盒

李薰陶 陈辰工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7,000 印数：4,250 印数：1——18,000

书号：10456·113 定价：0.70

新书目：86——3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回 铁巴掌力夺鸳鸯盒	4
穿云箭猛击螃蟹精	
第二回 尹爱春洋楼释弱女	16
马白良厅堂亮宝珠	
第三回 伍大娘焚香吊英灵	28
柳小山离城归故里	
第四回 螃蟹精密令蛤蟆跳	41
铁手把怒斥胡蝶飞	
第五回 柳小山星夜逢骚女	53
伍秀云路亭破妖风	
第六回 一枪准巧言谈宝盒	66
两英雄深夜遇刺客	
第七回 老猴王觅人识巨匪	78
黑铁牛率队捉双奸	
第八回 尹爱春设计探路口	89
尤二游行凶惊恶梦	
第九回 群情激愤怒揭鬼脸	102

婆心动含泪献宝盒

第十回 一枪准获图觅匪洞.....117

众好汉歼敌战虎坡

楔 子

湘中潭、衡两县的交界处，有座名山叫小华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周围百八十里，只见山峦起伏，绵连不断，一脉脉的山峰象狼牙锯齿一般，苍松翠柏，古木参天。登上半山亭，就是险峰十八盘，密林仰面不见天，草深俯首不见地，莽莽苍苍，气势磅礴。险峰之间都有一片平地，有的相距五、六里，有的相距十余里，也有的相距二、三十里，各自建了庵堂、寺庙、道观，红墙绿瓦，飞檐画栋。其中有座紫霞寺，是小华山最雄伟的寺庙，七七四十九根台柱。寺庙四周，石栏杆围绕，石阶宽广，可与南岳大殿台阶媲美。清朝顺治、康熙年间，香客游人络绎不绝。自从清末光绪以来，却成为绿林土匪盘踞的窝地。道观寺庙都被破坏，和尚道士被赶出了山，尼姑做了压寨夫人，香客游人绝迹了。到了民国时候，也曾集合大军剿过土匪，可匪患越来越凶。到湖南解放前夕，匪首马化龙还在招兵买马，集结土匪五百多人，分驻在十八盘的悬崖险峰上，居高临下，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山麓百姓深受其害。

南麓有个塔岭乡，以七层宝塔为名，五千多人口。为防备土匪的抢掠，男女老少都操拳习武，又有铁塔武林乡之

称。全乡有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八个大村毗连。乡政权的中心点设在北村。北村是全乡最大的村落，也是攀登小华山的主要道口，上山下山，必须经过这个村的“生死路”。说是“生死路”，全是指这里的人们对付土匪而言的：一是靠山的主要道路，都安下爆弹土雷或铁钎陷阱；再是主要路口有武林好汉把关。好人过往，自有好汉指点或护送；土匪如要偷关而过，十有八九遭到擒拿，甚至丢掉了性命。由于塔岭乡百姓如此英武，匪首马化龙不得不递送书牒：“兔子不吃窝边草”、“井水不犯河水”……历年来，塔岭百姓尽管相安无事，但仍然天天提心吊胆，夜夜恶梦惊心，生怕土匪突然袭击，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解放，潭衡一带进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小华山匪巢进行了清剿，消灭土匪四百多人，有的已向外地逃窜，匪首马化龙被击伤，当场捉拿。在审讯中，马匪供认：山中尚埋藏美式步枪两千枝、子弹八百箱，并绘有藏枪地形图；还有小华、五龙、铜锣、莲花、云霞五个大山匪首的传递暗号及联络图。这两张秘密图，全由军师老钻经管，其他头目均未插手……待再审问下去时，马匪却因枪伤太重突然死去，没来得及弄清这军师老钻究竟是谁。

为了继续追捕老钻和搜查他所保管的两张秘密图，我党工作队及塔岭乡民兵，和残匪进行了复杂曲折的斗争。首先是乡民兵分队长柳小山在黑夜巡逻时，突然遭到蒙面人的暗杀，性命危急，被送进县医院抢救。紧接着的生死搏斗，更是波涛起伏，惊险丛生。列位请听逐回分解。

铁巴掌力夺鸳鸯盒

第一回

穿云箭猛击螃蟹精

已到了鬼打秋的白露季节，禾稻已经收割进仓。那是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黑蓝黑蓝，几颗星子映着鬼眼，耸肩倾臂的小华山蒙蒙胧胧，塔岭山上那个七层宝塔，好象一个墨涂的笋尖尖。山脚下的北村被一团黑雾罩着，塔岭乡政府的翘角屋顶也只能看出个轮廓。山谷窝窝里，到处都是黑魑魑的，死寂寂的。一阵凉风吹过，送来了茅柴、稻草的香气和新挖红薯的潮湿味。

全乡的男女武装民兵都在巡夜。远处传来阵阵犬吠声。

翘角屋乡政府的左横屋，点着一盏煤油灯，灯下坐着一个摆弄盒子枪的军人和一个手持梭镖的壮汉子正在谈话。话声时高时低，两个人还不时挥手捋臂。

军人是县武装大队直属中队中队长周光明，外号周蛮子。他三十来岁年纪，头戴灰色军帽，身穿灰色军服，大头大耳，石头似的腮帮子，红萝卜似的大鼻头，一双虎眼眯缝着，钢针似的头发直竖着，看身躯，上下一样粗，活象一头水牯牛。他说话爱做手势，一说到来劲时，右手掌一下一下往下劈，很有劲势，好象一把砍柴刀。他对壮汉子说：

“老伙计！马化龙搞掉了，天下还不是太平世界，还有

小马化龙哇！什么吊老钻，钻到阴旮旯去了。这坨毒祸根不拔掉，群众仍闹不到安稳觉。是吧？唉！如今人民政府下的决心大，清匪反霸，两件大事一齐抓！你是乡民兵大队长，又是武林好汉，有名的‘铁巴掌’，还会‘七套绳索术’，明斗暗查，要把铁扁担挑起来。那怕红天黑火，也得擒住吊老钻！”说到这里，那石头腮帮子松凹了一块，虎眼眯得更细了，双手向桌沿一按，接着悄声一句：“他妈的，老钻的耳目多，你一定要严守秘密，漏不得半点风声。”

这位民兵大队长名叫伍大成，五十岁年纪，是潭衡一带有名的拳师，外号叫“铁巴掌”。他长得彪高彪大，宽宽额头方下巴，双眉紧蹙眼含威，鼻直口阔脸泛红，一字黑胡藏风雷。他从小就称羨梁山泊英雄好汉，自命为豹子头，时常拔树击石，舞枪弄棍。他本是黄连命，还不足月，就被小华山的土匪头子一脚从娘肚子里踢了出来，呱呱落地，可怜的爹娘当场被土匪杀死；多亏了隔壁邻舍陈二嫂，抱着他挨户讨奶要汤，才把他拉扯大。长到六岁多，陈二嫂又被土匪架上了山。他便流落在南岳，拜猛和尚惠明为师，学得两门绝招：第一门叫“铁巴掌”。有一次，日本鬼子进山打劫，他一看只有两个人，便悄悄溜在背后，猛上前，一手一巴掌，当场结果了性命，还夺得两枝“三八式”；又有一次是村里砌围墙，砌得凸凸凹凹的，别人凡大榔锤还砸不平，可他仅凭一只右手，对着石坯，一连扇了几十巴掌，却扇得一掌平。于是，铁巴掌这名字，真象长了翅膀，飞遍了四乡八里。他还有一门是佛林绝招“七套绳索术”，用的是一根手指粗、两丈来长的棕绳，甩开绳，挥动自如，能套上悬崖的枯柴、药物，能缚住奔跑的野獐、山鹿，还能夺得过别人手中

的刀棍武器。他学的这门武艺，为的是采药狩猎，敷口谋生，从没有对别人表演过，人家也半信半疑。不过，他确有一回奇迹，可惜左右邻舍都没有亲眼见到。那是他早两年路过潭衡公路不远的竹山坳发生的。三个国民党兵痞在山坳单居独屋里，强抢一位老奶奶的鸡婆，每人手中都提了两只；老奶奶呼天跺地，追在后面哭唤：

“老总呵！鸡婆捉不得，是我家的油盐缸。你行行好吧，抓走了我的鸡，就要了我孤老婆子的命啊！……”

三个兵痞不但不听老奶奶的哀求，反而踢了她一脚，转身就走。过路的伍大成忙赶上前，陪个笑脸，好言劝他们软软手。那三个兵痞贪馋成性，哪里听得进这位普通老百姓的劝告呢，竟挥出拳头朝他脸面砸来。他于是倒退几步，迅速拿出棕绳一甩，一缠，一拉，一收，绳子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而打圈，时而向空中直走，活象一条腾云驾雾的飞龙，三个兵痞都惊呆了。他们肩上背着的三枝步枪，连同手上提的六只鸡婆都在一眨眼间“收”回来了。兵痞们吓得一齐跪下，哀求说：

“胡子爷爷饶命！胡子爷爷饶命！”

伍大成扬起铁巴掌，在枪杆上砍了三下，三根枪管都变成了驼背弓，然后抛给三个兵痞，瞪着眼睛说：“收回你们的‘吹火筒’吧！我是过路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今后如果再敢太岁头上动土，欺侮孤老嫠，我迟早要叫你们照样敲成驼背弓！哼，还不赶快向老嫠陪礼！”

“老嫠，对不起你老人家！下回再不敢了。”三个兵痞朝着老奶奶，脑壳象捣蒜一样。然后，转向伍大成行了三鞠躬，象三条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飞跑了。

伍大成这几个侠义故事，不但早对周光明队长讲过，有的还亲身表演过。因此周光明在谈话中，就提到他这两门绝招，要他挑起擒拿老钻的担子。他当然十分乐意，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八个村的民兵骨干，都是我扳着手指教出来的徒弟，不仅有手掌功，七套绳也舞得活，运得灵，打得准，捆得住，取得来，拨得开，收得回。几个散匪小妖是逃不脱捆妖绳的。队长老弟呢，并不是我老汉吹牛！”

“不过，土匪也不能轻看。柳小山单枪匹马，才遭了蒙面人的暗算。唉！即使你是铁巴掌，巡夜总得多两个人好！”

“蛮队长呢，铁巴掌不会象柳小山。他呀，嘴上没毛啊！”……

左横屋的一老一少谈得很投机。他们谈了一阵后，又各自向山谷岗哨走去。当然是查岗巡哨。那事暂且不表。

且看右厢横屋的花格窗前的条桌上，也点了一盏煤油灯，两个姑娘肩并肩，脸伴脸，轻声细语，有象姐妹两个在说着挑夫选婿的悄悄话。她们说了一阵，又扎脚将手动起武功来了。

只见大姐点燃一根线香，插在墙角的地缝里，然后掏出手枪叫小妹对着香火瞄准。瞄呀瞄，大姐校正一次又一次，直到三点成一线，才点头说：

“细妹子，进步快，明天可以练习实弹射击！”

“我的好姐姐，拜你做老师！”小妹高兴得象翘尾巴鹊子一跳几尺高。

“不。我要拜你做老师呢！你那穿云箭的本事，我还没见识过哩！”

小妹笑了，笑得柳眉飞起来，笑得嘴角转涡涡，笑得两

颊红晕晕，笑得脸庞变成一朵牡丹花。只见她捋捋手，扎扎腰，左手提水壶，右手执斗笠，面朝墙壁，猛然踪身一跃，轻如飞燕，将水壶、笠帽挂在离地面一丈七八尺高的壁钉上，又轻轻落下来，好象踩在棉花上，没有一点声响。

大姐惊喜得连连拍手掌，说：“细妹子，你是燕子飞，挂得上，能取得下么？”

大姐话没落音，笠帽、水壶都取下来了，照样放在桌面上。

姐妹两个快活得抱在一起，又打又笑。

这大姐是谁呢？姓尹名爱春，年纪二十七，八岁，南下干部，县委工作队队长。她有着高高的鼻子，水灵灵的眼睛，上嘴唇有点翘，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很爱笑。她也学了一点拳术，不很精，但很会使枪。打日本鬼子时，参加过敌后武工队，一次遇上两个鬼子，一枪撂倒一个，于是人家都叫她“一枪准”。那时她还只二十岁呢！今晚，她耐心校正小妹手枪瞄准的动作，正是她过去打鬼子的绝招，可谓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这小妹呢？乃是她下乡来结识的第一个小姐妹，也就是伍大成的女儿，名叫伍秀云，刚满二十岁。她学了八卦莲花掌，身轻如燕，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一身灵活似猿猴，两脚快速如飞箭，“穿云箭”的外号由此而来。现她担任乡妇女委员，又是个出色的女民兵。

伍秀云有个尚未公开的意中人，就是被坏人杀伤，还在住医院的柳小山。她昨天瞒着爹妈，悄悄进县城看望了一次，知道他快要恢复健康出院了，高兴得双眼笑成两朵花。今晚刚回乡，就找着尹大姐说悄悄话。甜话儿象棉花条越扯

越长。

尹爱春早就认识柳小山，也很盼望他早点回乡政府来。因为“蒙面人”的刺杀案件，直到现在还没有侦破，很可能与土匪军师“老钻”有关。

事有先后，补叙几句。小华山的大股土匪被歼灭后，县武装大队又作了彻底的搜查工作，将土匪的巢穴全部毁掉了。住在山脚下的各村居民，都能壮起胆子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了。靠山吃山，自由自在，群众的生活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大家说，千年铁树开了花，全是搭帮共产党。可是，自从柳小山被刺后，拔根头发动全身，大家又提心吊胆起来，妇女、小孩当然不敢上山觅宝了，有武艺的青年壮汉也只能间时结队上山。武装民兵白天坚持站岗，晚上放流动哨，加强了巡逻。来往行人，都得经过前面所说的“生死路”，接受严格盘查，为的不让一个散匪逃掉或与外地联络。塔岭民兵，过着这样的紧张生活，已是两个来月了。

今晚，月黑无光，雾气又重，山野间一片幽静，只听到猫头鹰发着声声怪叫，显得有些怕人。伍大成同着他的老伴棒棒大娘藏在一棵大松树背后，坐在一块大麻石上，一声也不响，眼睛紧盯着通向村外的小山路。

在小山路的另一端，正走着两个人，一个是螃蟹脸恶霸地主屠三，一个是他的第八个姨太太，名叫喇叭花。两个人悄悄离开了他们那修有防匪碉堡的洋楼，象城隍领着小鬼慢慢缩缩地走着。屠三将金条珠宝捆在腰带上，叫喇叭花拿着一对鸳鸯盒走在前面，他们比夜猫子走路脚步还轻，伸出两条鹅公颈，瞪着四只野猫眼，走走停停，东瞧西望，生怕碰上巡夜的民兵，弄得全盘计划都落空。

屠三早就怀了个逃往香港的鬼胎，只因舍不得丢下新娶的这八姨太喇叭花，而一天捱一天没走。喇叭花年方二八，长得花枝招展，可称是他的“八美图”八个姨太太中最美的一个，号称“花王”。结婚一年，酸若醋，甜如蜜，情似胶，要想一人偷逃么？不行呀！其他七个小老婆和大婆娘都可一脚踢开，这个喇叭花乖乖，一刻也离不了。现在他呀，好比蚂蝗缠了鸳鸯脚，要想脱来不得脱。要逃得一起逃，要死得一起死。

今晚，屠三心里一默神，民兵都游动在山沟沿线，只注意看山上的土匪，放松了对村内的警戒；特别是这样秋高气爽的季节，难得天赐的夜雾，天助我也！如果不趁机逃走，还待何时？他带的金银珠宝，也是可以过一辈子了。只是万事俱备，还欠下一笔移交账，就是喇叭花手中拿的鸳鸯盒。这一对宝盒，价值连城，乃是军师老钻暂存在他的秘密地窖里。如今他要远走高飞了，这个宝盒不亲手交给老钻，将来怪罪下来，如何得了！因此，他预先就派心腹与老钻联系好了，待在山边小路叉口交接。他俩现在走走停停，伸起个脑壳，踮起个脚，就是等待老钻到来。

山边小路荆棘多，扯扯绊绊碍手脚，确是难走。只见喇叭花勾着头，伸开手，前面探路。忽然猫头鹰“咯”的一声怪叫，吓得她尿屙湿一裤裆，手中的鸳鸯盒“叮”的一响，塌屁股坐在地面打颤颤。屠三心里骂道：“真是破壳螺头一坨死肉！”只得连忙上前扶起，叫她壮起胆子往前走。

这轻微的一点声响，惊动了相距百来米远盯着山路的铁巴掌伍大成。他从大松树后的麻石上站起来，拉了棒棒大娘一把，轻轻几步跨到山路边，迅速掏出七套绳，卧下身子，

瞪大双眼，透过蒙胧夜幕，分辨着前面的人影。只见一高一矮探路前进，前面矮个子手中有件东西闪着微弱的光。伍大成心里想：是民兵巡逻么？不象。他们的脚步没有这样轻，也不会这样摸摸探探，何况民兵今晚都摆在山沟沿线。这两人一定是村子里的。村子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蹑手蹑脚呢？是鬼？他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鬼；是人？肯定不是正路人，是上山通匪？还是疏散钱财？容不得他多想，黑影越来越近了。好个伍大成，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滚地龙，瞄着那几点微光，猛地甩出七套绳，随着“啊呀”一声，套绳“收”回来一对长条形的银皮盒。

伍大成在忙乱中将这一对银皮盒叫棒棒大娘接住，吩咐快跑。可是后面那高个子本事十分了得，一纵跳挡住了去路。棒棒大娘尽管也有一手武功，却慌了手脚，来不及接熨贴，夺路就跑。

伍大成定睛一看，原来面前的对手是他的老东家螃蟹脸屠三，货真价实的恶霸地主。走在前面的是他的小老婆无疑了。伍大成大吼一声：“屠三！你偷偷摸摸跑哪去？好大的狗胆，到乡政府去交代！”

屠三压低鸭公喉咙，哭丧着脸说：“大成兄弟，我是送这臭婊子回娘家去的啊！她每天吵死一样，要这一对梳妆盒。今晚只能送她走，让她也去图个生路。老兄弟，东家过去待你也不薄，要请你高抬贵手，过个堂，退还她这对盒盒吧。我拿黄金白银酬答你都行！”

“哼！飞散财物，了得！你想拿金银来买关口么？办不到！走！”

“老兄弟，不要做到九分九，遇事都得留一手啊！”

“你是要盒盒么？行！同我到乡政府去领！”

“你无情，休怪我无义！”

高个子屠三象地魔一样，气焰十分嚣张，只见他立住脚，运足气，使出阴阳掌绝招，对准伍大成脸部猛一推掌，继而加上一快速撩阴腿，欲一招而置伍大成于死地。伍大成见机不妙，连忙来个大转身，似老鹰腾空，似大鹏进击，似黑熊守洞，似烈马驰骋，似蛟龙腾云，步法稀奇古怪，拳腿目不暇接。尽管屠三有排山倒海之势，精神饱满，弹悍有力，总赢不过伍大成铁巴掌的奇功。只见屠三身躯一晃，伍大成擦身一掌砍在屠三左臂上。屠三哪是对手，丢下他的八姨太，负痛向大松树林中逃去。

夜雾越来越暗，难看清前面的人影了。伍大成刚向前追出数步，忽然叮当一响，踢上了银皮盒。他知道是老伴在慌乱中没接稳当丢下的，忙捡起插进上衣口袋，步着前面渐弱的脚步声，一直紧追不舍。追至岔路旁清水塘边时，屠三的黑影突然不见了，也听不到可疑的响动了，真是奇怪。于是，他也悄悄停下来，隐藏在塘堤的篱笆旁。这里地势开阔一些，雾气也稀了一点，星光也显得稍大了，正好察听周围的动静。

突然，“嚓”地一声在伍大成身后响起。他跃身一转，原来是个青面獠牙的鬼脸子。张牙舞爪直向他扑来。他吃了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了。他知道并不是什么真鬼，而是土匪使用的惯伎，打家劫舍，常以鬼脸子吓人。于是，马上拉了个门户，与鬼脸子交起手来。

鬼脸子武艺高强，比螃蟹脸屠三胜过一筹。他拳拳有真功，虚守实发，后发先至，逢击而避，乘隙而入，指东击

西，看看逼进。伍大成一个鹞子翻身，避过拳锋，斜身直进，挥动两只铁巴掌，左劈右砍，犹如斩瓜切菜。鬼脸子虽然连着数掌，但由于他有惊人的气功，并没有被制服下来。于是，一场生死搏斗在清水塘边展开了，一个铁巴掌，一个豹子掌，势均力敌，打得灰雾卷卷，打得冷风悽悽……

鬼脸人虽然依仗着奇特的气功，能经得起几下铁拳铁掌的猛击，但武艺毕竟不及铁巴掌的硬扎，斗了数十回合以后，只能防守，难以进攻。眼看着铁巴掌有着超人的神力，越打越勇，越战越强，一连几个泰山压顶，鬼脸人逐渐支持不下了，快要被擒拿了。突然清水塘边水鸟惊飞，“哇哇”几声，随着在水面上走出两个“水鬼”来。

两个水鬼装扮得奇特，有似深山毛猴，双脚踏水，如履平地。一个在前，踏水无声；一个随后，象条水蛇哗哗作响，直朝伍大成跟前而来。七分象鬼，三分象人，实在令人有些心惊胆寒。

伍大成当机立断，急若发机，猛地一掌将鬼脸人打出十余丈远，跌个四脚朝天；腾出手来，以对付两只水鬼。

两水鬼一前一后，靠近塘岸，首先伸出两条舌头，接着张牙舞爪，诱惑伍大成出招打下水来。下到水中，当然是水鬼的用武之地了。只见伍大成挺立岸边，突然双腿起飞，两水鬼同时被踢得落入水底，好久不见踪影。哪知后背的鬼脸子配合行动。当赶跑鬼脸子，两水鬼又出现在塘边。踢开水鬼，鬼脸子又从背后纠缠。这样来回数十次。伍大成腹背受敌，难以前后应付，大喝一声，运出神功，终于抓住一水鬼，可是另一水鬼上前了，猛冲猛缠，伍大成落水了。伍大成水性虽好，但不如岸上功夫。三个打在一团，扭在一块，

水波滚滚，水花四溅，好一场恶战！

这场生死搏斗，暂且搁下不表。再回头看看：螃蟹脸屠三被伍大成追到清水塘附近时，突然不见人，无有动静，究竟是藏在树丛里，还是脚板搽桐油溜子经了？他确是溜了。不过，他不是用脚走，而是卧地用手爬，只要爬上行人大道，就可以飞脚跑到公路上，自有接应，达到逃往香港的目的。现在，他既顾不了漂亮的八姨太，也顾不到鸳鸯盒内的秘密、老钻的命运了。他爬呀爬，溜呀溜，刚溜到村口大路边，突然被两支梭镖喝住了：

“螃蟹精！站住！”

屠三惊出一身冷汗，猛抬头，原来是两个女民兵，蹦起的圈心一下放落下来，说：“秀云姑娘呢，我是跟你爹爹请了假的，到岳家去一转，我那满婆娘病在急危中，要请她老爹娘前来……”

这两个女民兵，一个当然是伍秀云，一个名叫辣妹子。辣妹子不等屠三说完，指着骂道：

“‘三老爷’，扯白不要本钱！今下午我还见到你那朵喇叭花呢！还是滚回去吧！”

屠三见谎话露了底，一下恶向胆边生，欲干掉两个细妹子，夺路逃走。谁知两支梭镖，似泰山压顶，如大鹏展翅，挡住了去路，触着它抬头便死。屠三心里想：真倒霉，又碰上了硬对头！不拼个你死我活，是逃不出虎口的。他尽管左臂挨了一铁巴掌，究竟自己还是有功底的人，搓揉了几下便复原了。于是鼻子哼哼，又摆开了架势，前手如鹞子入林，后手如燕子取水，两手单起平落，起如独手举鼎，落如两手分砖，两支梭镖一下被分拨到半天云中去了。